

田野期间的语言观察和有效沟通 ——有关我在南非的田野

杨崇圣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南非

一、解不开的“SA”情缘

地区研究到底是什么？可能让我滔滔不绝一天也说不完，可能一百个地区研究学者有一百种不同的理念，可谓见仁见智。但不管怎样，“田野”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有田野经验的地区研究学人眼中，那些真实、微小且生动的场景，最能带来交流的震荡和共鸣。

我从本科到博士，从澳洲到非洲，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半球度过。本科所在城市是南澳州的首府阿德莱德，“南澳”英文为 South Australia，简写 SA；南非开普敦大学是我博士调研的地点，我在那停留接近三年。“南非”英文为 South Africa，简写也是 SA。求学之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这两个字母组合，可谓巧合，也注定了我与南半球的难舍情缘。

从澳洲“SA”到非洲“SA”，南半球犹如“幽灵”，萦绕伴随。田野中不同经历和见闻都慢慢堆积成难能可贵的财富，若干年后，每每回味，虽有苦汗，却甘之如饴。若问我田野期间印象最深的历练和感悟是什么，语言观察和有效沟通绝对首当其中。

二、语言观察和实践：从“请问机器人在哪？”开始

就文化差异而言，得益于长期海外求学的背景，对我的影响其实并不明显。尽管那种所谓的“环境冲击”（environmental shock）鲜少发现，但依旧有些田野糗事可以与大家分享。比如，我在开普敦大学的一次“问路”经历。

我所进行访学交流的机构是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好的综合性大学。1967年，世界第一例心外科移植手术就在此完成。在该校国际处办完手续后，我还需要前往经济系大楼报到，于是，我拦住了一名学生，发生了如下对话。

我：“Hi,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building of School of Economics is? (你好，请问经济系大楼在哪?)”

学生：“Sure, just keep going until you see the robot, and then take the right turn, it's very near, only a hundred meters. (直走，直到你看到一个机器人，然后右转，很近，只有一百米。)”

我：“Thanks so much. (非常感谢。)”

当时，我非常简单认为，机器人嘛，要么是个地标要么是个店面摆设，看见右转就成。然后我走了好几个路口，大概一公里，还没有看到。然后，我停下再拉住一个学生问道：“Hi,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robot?” (请问机器人在哪?)

他指着交通信号灯说：“Yo, this is robot.” (这就是红绿灯啊。)

好嘛，我已经走过好几个红绿灯了。

这是我在英语语言环境还不错的南非，第一次感受到不同英语语言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随后我查了词典，发现只有在南非才把信号灯（traffic signal/traffic light）称为 robot，属于有别于其词本意的衍生用法。据说，这是因为在南非还没有交通灯之前，通常是警察在十字路口亲自指挥交通，而交通信号灯被推广后，警察的身影渐渐消失，给人造成了一种“人类的工作被机器所取代”的印象，因此红绿灯被称为“机器人”。

语言习得中，真实语境中的复用是能帮助学习者快速掌握语言表达的路径。知道“Robot”表达红绿灯后不久，我在乘小巴车（Minibus）去市中心的途中便听到了司机和乘客之间常用的各种非正式表达，其中就有一句话叫“After robot”，表示下一个红绿灯下车。还有比如“Short left”表示司机在方便的时候立即停车的意思。有趣的是，2018年，一位豪登企业家以 Aftarobot 为名，推出了一款小巴叫车软件。虽然该应用程序的下载量极低，只有 1000 次左右，但于我而言，看见这个名字能会心一笑，也是满足。



图 1 公路边的 ROBOT 路标

图片来源：<https://www.2oceansvibe.com/2017/07/24>

另一个较深层次的语言观察来自“种族隔离”及其各种表述。种族隔离的英文是“apartheid”，但种族隔离时期，为了掩盖这一非人道政策的丑恶本质，在各种文字表述中，出现了大量与该词类似的委婉表达方式，比如 separate development（分别发展），parallel development（并行发展），independent development（独立发展），self-determination（民族自决）等。如单看基本词义，并不能联想到其与种族隔离有所联系，只有在对象国经过大量的学习和深度的田野实践，才能逐步累积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而体会字里行间的区别及其深意。

作为在国外待过好些年的“老司机”，未曾想到，“问路”时发生的糗事、种族隔离的各种英文表述背后其实都蕴含着当地语言的特有用法及其隐喻，甚至指向了“进入田野”的充要条件。

作为地区研究的学者，掌握对象国和田野点的本土语言是有效融入当地环境的重要前提。语言是承载思想的必要工具，但要尝试理解不同国家的细微差别，往往需要探究更深层次的历史渊源。这些细微差别往往会在词汇、俚语和不同语境中有所体现，但未被录入词典文本。只有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除了英语，南非大地还盛行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在民间使用的语言至少有 35 种，其中 11 种为南非的官方用语。比如，阿菲利加语（南非荷兰语，Afrikaans）、祖鲁语（Zulu）、科萨语（Xhosa）、文达语（Venda）和聪加语（Tsonga）等。不同语系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交织和融合，构建出南非语言图景的独特性与多元性。上述认知均源于我的田野，颇有趣味。又如，南非本地最常听到的一个本土表

达是 Mzansi，意为“南非及各族人民”，是一个常用于口头表达的集体名词，也可以作形容词使用，出了南非语境便很难了解其意。这和澳洲人对自己的称呼为“Aussie”有异曲同工之处。总之，在我看来，对这些带有本土特色语言的了解，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融入当地，了解其多样的文化与曲折的历史。

表 1 一些常见南非本土用语

表达	释义	用法	来源
lekker	形容词，表“酷、棒、好”	a lekker meal a lekker sense of humor	和荷兰语中动词“舔”有关
springbok	跳羚，也可形容国家队运动员	Everyone hopes the Springboks will win the championship.	结合了南非荷兰语的 springen (跳跃) 和 bok (羚羊)
padkos	普遍受人喜爱的东西；在南非，padkos 是假日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所谓的小吃在路边的便利店出售，或者在家里制作，然后带在身边	In South Africa, padko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liday travel.	英语
indaba	讨论的事项、事务、说明；在南非经常被用来指代会议	There are indabas for everything from scouting to mining to design.	祖鲁语
braai	Braaivleis 的简写，表“烧烤”	A braai is an opportunity to fire up the grill or get a fire going, grab your favorite meat (maybe boerewors, a kind of sausage), and hang out.	南非荷兰语
yebo	非正式肯定句，表“是的，我同意”	Yebo, baba. = Yes, grandpa	祖鲁语和班图语

表格来源：作者编译

三、有效沟通：“柔性博弈”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板斧

在田野沟通中，存在一种隐藏的“柔性博弈”，可以简单理解成知识阶次的博弈。对于研究者来说，若准备充足，当交谈者发现研究者对于所谈论事物的认知特别深入后，便

会主动深入话题，尝试在知识阶次上更上一个等级，如此一来，研究者所获得的信息质量可能会越有价值。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有广泛的涉猎。我在南非的指导老师曾指出，加深对研究对象国的了解，获取更多有效信息的前提是关注各个大领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需要在认知层面上比大部分一般群众要懂得多，且和每个人都能聊起来。当他们发现一个非南非人对南非的了解比他们还要透彻时，双方的交流便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量宝贵信息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

上述准备使得我在南非的诸多田野访谈和日常交流中得到有效印证。在南非的几年，刚好碰上南非全国性断电频发，各区分时段供电的情形。因此，交谈中大量话题都是基于该现象展开的。一次在办公室刚断电后，我和一个曾经在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工作过的在读 MBA 学员开始聊天，从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lack Economy Empowerment, BEE）的具体内容对当下电荒的影响，到 Eskom 多年未更新设备及贪腐问题，再到发展经济学中一篇讨论南非某个社区用电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关系的论文。当他发现我们就断电现象的交谈到了一定程度后，忽然神秘兮兮跟我说：“你知道么，现在学校学生抗议的一个头儿是 Eskom 总裁的儿子，也在开普敦大学读书。”接着，我自动基于此信息脑补了“南非学生抗议领头者家庭背景分析”的研究话题，虽然很惭愧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这种有来有往的启迪式交流确实迸发出很多有意思的信息，对随后的深度学术思考大有裨益。



图2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所造的灯泡
图片来源: <https://businesstech.co.za/news/energy>

有效沟通还需明晰一个思路，即书面文字不能代表所有声音，也无法反应所有现象，需要广闻深思和共情。与此同时，还需要理性区分和梳理其内在可靠性较高的信息，不能在一层层的情感激荡中失去主观判断，迷失在过度共情之中。由于我本硕都是商科背景，比较侧重于用数据和案例来论证自己的研究思路，对逻辑闭环的论证也侧重于非共情的理性思考。但在清华读博第一年选修了景军老师的“文化人类学”课程，其中的“本位 (emic)”和“客位 (etic)”让我在田野中受益颇多。结合自身的实际，我更倾向于用本位视角来体验当地人的喜怒哀乐，但在分析这些事件和现象背后的隐形逻辑和发展脉络，则需要更多地回归客位视角，这样做出的研究才能既有血肉骨架，也有精神灵魂；有理性分析，更有感性共鸣。

这和我读大一时，学术写作老师提及的亚里士多德的三种演讲修辞可以联系起来。我把这三种演讲修辞称之为“三板斧”。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的目的是让劝说效果最大

化，基于此，提出了三类可操作的说服受众的手段：情感诉求（pathos）、人品诉求（ethos）以及理性诉求（logos）。情感诉求可以简单理解成“动之以情”，即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受众产生情感波动和共鸣，进而加深对发言者的信任。人品诉求则是通过自身权威、引用其他权威或采取显性社会共识来增加语言可信度的方法。理性诉求可以理解为“晓之以理”，即用缜密的思维、理性的视角、详实的事据和严格的推理来完成逻辑自洽，使其发言者信服。在田野中，情感诉求的灵活运用可以获得更多有趣或有价值的观点，而回归学术本身，基于情感诉求采取的信息，需要进行理性思考，成品则更应该回归理性，用人品诉求和理性诉求交织完成观点的输出。

四、结语

田野中的语言观察，从初次的陌生到习得后的应用，能帮助研究者组建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真切的共鸣，这些共鸣可能隐匿在不同语料的字里行间，也可能穿梭在日常交流对话里。若有心挖掘这些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区域、有独特含义和用法的表述，可进一步加深对研究对象国文化风俗乃至社会历史的认知。

而有效沟通中的“柔性博弈”以及由此获得的大量信息，能帮助研究者在思考问题时具备更多视角，从深度共情到理性思考，从经验描述到学理分析，都是不断塑造其自身地区研究体系的必经阶段。于我而言，也是作为国别和地区研究学人的必备技能之一。

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许帅